



# 我与 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我与《小说月报》/《小报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06-6768-2

I. ①我… II. ①小… III. ①小说-期刊-新闻事业  
史-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G239.2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752号

选题策划:李勃洋 刘书棋      美术设计:任 彦  
责任编辑:徐晨亮

---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字数:30千字

印张:4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

# 目录

- 写在前面 01 《小说月报》编辑部
- 姹紫嫣红看百花 02 阿 成
- 嘿，《小说月报》 04 陈应松
- 愿做赏花人 06 迟子建
- “百花”在我心中绽放 08 何 申
- 历久弥香的《小说月报》 11 聂鑫森
- 百花盛开时的怀念和感激 14 裘山山
- 培养读者比培养作家更重要 17 邵 丽
- 我的幸运 19 孙春平
- 人民群众的文学奖项 22 滕肖澜
- 愿“百花”永远袭人 25 王 童
- 我与《小说月报》的二十年情缘 28 徐 坤
- 时光如水 32 衣向东
- 《小说月报》的创意与创刊 36 徐柏容
- 我与《小说月报》二十年 53 马津海

# 写在前面

自1980年创刊始，凝聚着几代同仁心血、负载了各方友情关爱、寄托过众多读者期许的《小说月报》，一路前行，已走过三十五轮春秋。2015，万物生长之时，由《小说月报》“百花奖”升级而来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也将于天津颁发。

《小说月报》曾经推介的名篇佳作已植根于几代人记忆深处，加上刊名常让人联想到同名的民国期刊，致使人们习惯将其存在视为某种理所当然的常数，无意中忽略了，《小说月报》结合文摘杂志与文选书籍的创刊理念与不断自我修正趋新的办刊定位，乃是时势与创意激荡的产物。幸有徐柏容、马津海两位先生记录下几代《小说月报》同仁的思考与实践。

感谢十二位与《小说月报》有深厚情谊的小说家、编辑家，欣然命笔，书写他（她）们眼中、心中的《小说月报》。“我与《小说月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也期待您的参与！

《小说月报》编辑部

2015年6月

# 姹紫嫣红看百花

作者 / 阿成

在全国众多的文学刊物当中，百花文艺出版之《小说月报》是我所喜欢的之一。在我看来，所谓“小说月报”，就是每个月向广大读者报告一下当代中国文坛的最新动态，并与社会各界的民众一块儿欣赏当下的最新创作。通常，一期中会有几个中篇，几个短篇，内容不同，各有玄妙，且各具特色——这便是我喜读的原因之一。顺便说一句，即便是偶尔的几篇看上去几乎是一种腔调，俨然出自一人之手，其实也不过是在提醒作家需要对当下的创作进行反省，心生改变的勇气与担当，并因此去探索和开拓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风格。所以《小说月报》不单纯提供好看的小说，同时也是芸芸众生之生存形态，连同作家追求之状态的一面镜子。故此，人在江湖，岂能不读？

“百花奖”是《小说月报》主办的一项老牌的文学奖项。影响深远，覆盖辽阔，俊才辈出。众所周知，“百花奖”是由大众自由投票选出的，类似全国性的普选活动，于是，这个奖项就具有了某种权威的性质。在我的记忆里，自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内知名作家都曾获得过这个奖项。这表明手持选票的中国老百姓、广大的读者，是很有眼光，也很有水准的。因此在这里预先表达我对新一届获奖作家由衷的祝贺之情，自然是坦坦荡荡，高高兴兴。

能获得《小说月报》的“百花奖”，在我看来，无疑是一个荣誉，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对那些初次获得该奖项的作者，会成为一种激励，增加他们的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强意识。自然也会增强该作者的知名度，有一种优雅的宣传效果。有人说，

作家要甘于寂寞。其实这种事我是极少见到的。如同商品一样，不打广告，其知名度就会在低处沉滞，埋于凡尘。若是作家的作品，同样会遭受此种尴尬。当然，同志哥，妹纸，首先还得是作品好呵，这才是生存与长寿的根本。

话说回来了，即便是国际上的社会学大奖类，都会有遗珠之憾。毕竟，大家的立场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不同，个性不同，口味自然就难得统一。比如说，太阳镜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好看，时髦，还遮阳光。而“五四”时代文人戴的那种圆圆的、小小的黑眼镜，就未见是今人之首选了。如果二者选一，前者必胜。是后者不好吗？民众的欣赏水平不高吗？固然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呢？是心投手不投吗？还是手投心不投呢？风来哉，衣袂岂能不

动？这也是诸多奖项出现争议、产生异议的原因之一。所以，当奖未奖也未见得是啥坏事，反而会凝成一种动力，造就一个后来时代文坛的英雄也未可知。不过，我欣喜地发现，“百花奖”却是一个极少有争议与异见的奖项。我想，大约这便是普选的力量罢。

最后，再一次对本届所有获得“百花奖”的作者表示由衷的祝贺。各位，请你们再写点好看的小说罢，我们都盼着哪。

**阿成** 男，原名王阿成，祖籍山东博平，1948年生于黑龙江省尚志市。短篇小说《秀女》《丙戌六十年祭》分获《小说月报》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

# 嘿，《小说月报》

作者 / 陈应松

作家的写作是一门漫长的苦役，而且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书房里受难。幸福是有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幸福非常稀薄，怀有幸福的奢望，这就是发表后，引起大家的关注。说到关注，几个选刊功不可没。写中短篇的人，没有选刊先发现你，读者通过什么发现你呢？《小说月报》一直承载着帮助读者发现作家和好小说的任务。有多少年了？至少我被《小说月报》推给读者已有二十多年。我记得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小说月报》转载是1992年，是我发表的第二十八个中篇《女人如水》。这之前我可能写得太差，没人他们法眼。这个小说因此被新加坡的一个刊物连载，因侵权赔偿了我一笔不小的钱。一直到今天，《小说月报》至少转载了我三十个中短篇小说。有大约十篇是头条。有二十余次进入他们

的年度精品集中，还获得了《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

在我的《太平狗》获奖的时候，这个刊物的发行量是五十万册。如果按一册三人阅读的话，一个小说有一百多万人看过。三十个，就有三千多万人次读过我的小说。这就是《小说月报》的传播能量。这是十分惊人的。

《小说月报》似乎永远是一副面孔，但人们已经习惯了。在任何书报摊，《小说月报》在文学类杂志中总是最厚一摞，但过了几天再去，就所剩无几。我仔细观察过它的购买者，不像其他刊物，凡是来买《小说月报》的，拿上付钱就走，不会反复翻阅。这表明大多是老读者。何况它比较便宜，也不花里胡哨，很适合安静的人读。



我与《小说月报》的编辑后来因转载熟了，如马津海、王俊石、刘书棋、徐晨亮诸兄，但交往甚少，君子之交淡如水，年节发个短信，过去发张明信片，现在又加了微信，天天互相点赞，天天可以见面，但也是虚拟的“见面”。天津的这几位仁兄就是天津人的性格，天天看小说，天天编小说，但又似乎与文坛没什么交集，不爱凑热闹，冷眼旁观。这就保证了他们的清醒与认真。他们编刊物，不扯旗帜，不发宣言，不披虎皮，实实在在地运转着，将好作品从浩如烟海的小说中选拔出来，端给读者。

当然《小说月报》也遭受过诟病，说他们只讲可读性，不讲艺术性。但这是误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最好的中短篇他们不都选了吗？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

他们几乎都选了。而且，我的可能惹麻烦的几个小说，我以为他们不敢选的，像《一个人的遭遇》这种上访小说，竟然选了头条，这是要勇气的。

写到这儿的时候，几位为刊物作出贡献的老兄都退居二线了，而我们这代人也越写越少了。《小说月报》又有一批新的面孔，80后、90后的写作越来越强劲。我们必须把选刊的版面让他们。因为我们省，年轻作家会说，你们50后能不能不写中篇小说了，让不让我们活啊？呵呵。这真是一个问题。好吧，我们写长篇吧。把《小说月报》给他们。嘿，《小说月报》，有作家盯着是好事！

**陈应松** 男，祖籍江西余干，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中篇小说《太平狗》获《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

# 愿做赏花人

作者 / 迟子建

十八年前我以短篇《亲亲土豆》，首次与《小说月报》“百花奖”结缘。因为获奖小说篇名中有“土豆”二字，那一年我家的菜篮中，土豆便成了宠儿。

第二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是2003年，我失去了爱人，获奖作品是他在世时写就的《花瓣饭》，所以这朵“小花”，在我眼里是素白色，带着人间的晨露和天堂的微光，湿漉漉的。

自第十届开始，我连续获得了六届“百花奖”，这些作品，莫不是我个人创作历程中的心仪之作。它们能与读者心意相通，能被一本自己喜欢的杂志肯定，让人感到温暖。

如果说作家的小说，是一朵朵花儿的话，那么《小说月报》就是盛花儿的篮子。这只篮子无限大，可以上天入地！它由编

“如果说作家的小说，是一朵朵花儿的话，那么《小说月报》就是盛花儿的篮子。这只篮子无限大，可以上天入地！它由编辑和读者巧手编织。”

辑和读者巧手编织，容纳百花，博采芬芳，阳光和月光是它们的养料。这样的花篮，像永恒的春天的驿站，多年来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回望我笔下生出的“花儿”，这些有

幸进入“百花奖”名册的小说，姿容各异。《踏着月光的行板》像月下的一朵向日葵，它收拢着金色的心，垂着头，安然听晚风歌唱；《采浆果的人》是凡俗的土豆花，香气若有若无；《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无疑是经霜的菊，半是凋零半是盛开；因为在《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里，我动情塑造了神性的云娘和她的爱犬，这篇小说在我眼里宛若一簇银白的满天星；《鬼魅丹青》不用说了，它像一朵我们少女时代用来染指甲的胭粉豆花，女人们指上的美丽，是以揉碎它的心为代价的。至于《别雅山谷的父子》，由于我写了一个爱喝酒的放映员，母亲从中看出了父亲的影子，很偏爱这部小说，所以若用花来比喻它，一定就是父母共爱的一枝并蒂的马莲花。

我笔下这一朵朵小小的“花儿”，在

《小说月报》的百花篮中，并不起眼。因为浏览这本刊物，你会看到有更优秀的同行，在各自的领地上，栽培出了稀世花朵，艳丽芬芳，值得我和读者，仰望与回味。

而我作为一个“育花人”，愿意悉心培育心灵的花朵，用我的文字，去寻找爱花的人。

如果未来我笔端出落的花儿，姿容暗淡，无人采撷，我也会在夕阳中，做个怡然的赏花人。

**迟子建** 女，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小说《亲亲土豆》《花瓣饭》《踏着月光的行板》《采浆果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鬼魅丹青》《别雅山谷的父子》分获《小说月报》第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百花奖。

# “百花”在我心中绽放

作者 / 何申

我的中篇小说《村民组长》《信访办主任》曾获第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当时有人问我获奖的感觉是什么，我说就是春色满园，百花在我心中绽放。这是真心话。

我因为下乡插队、上学、分配回塞北，再成家带孩子过日子，从十八岁到三十岁就没消停了。1980年孩子一岁多，我想这辈子还得干点什么，干什么？写小说。一写让单位头头发现了，先批评不务正业，再用卫生球眼珠瞥你，意思是你还能写小说？我不怕，我有根，因为我手中有《小说月报》。我的路数是：背靠《小说月报》这棵大树，面向现实生活，向优秀作品学习，向高手学习。当时给自己定的首要目标，是作品登上《小说月报》。

十分感谢《小说月报》，借用后来的

“我的路数是：背靠《小说月报》这棵大树，面向现实生活，向优秀作品学习，向高手学习。”

广告用语句式：一本《小说月报》在手，尽览天下小说佳作。那时上着班，自己还要写，时间不够用，其他期刊虽多，但也

只能选着看或看其中某篇作品，而《小说月报》则是每期从头读到尾，还要对喜爱的作品反复看。

山登得多，知道何为山高。看《小说月报》多了，便知道了与人家的差距，明白了怎样提高自己的作品质量。那时我特别喜欢《小说月报》选登的那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改革变化的事件中既有勇气又犹豫，既顺利又尴尬，而其他人各有特色，不用描写模样，靠个性化语言就分得清清楚楚。后来我的许多作品，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特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立志走文学道路的青年人太多了。在承德我参加第一个业余作者文学讲习班时，班里我年龄最大。办班的地方是我联系的，我还得做后勤工作。讨论时见个个雄心勃勃，都奔着大部头使

劲，要用三年五载写出砖头厚的作品。我没想那么大，我喜欢《小说月报》的中篇，许多头条中篇都是精品，不能说倒背如流，但提起哪篇，就能说出其中重要段落的文字。

我就把目标盯在中篇上。《小说月报》上中篇多为三万到四万字，傻子过年瞧邻居，我也写这么多字。内容也受启发，人家写了这么个事，我也有类似的素材，我也可以写呀。

很快，讲习班后不久，我的中篇作品就开始发表在各大刊上。不久我的工作变动，任地区文化局长，去省里开会，在省文联大门口，有位朋友问我：跟你打听个事，你们承德有个跟你一个姓叫何申的，中篇发得挺猛，你认识吗？我说那就认识一下吧，那就是我。那时，他们只知道我

的本名何兴身。他愣了好一阵，说我都写好多年了，连一个中篇都没发过，你有什么秘诀？我说：多看《小说月报》。

1990年我四十岁，我的中篇小说《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登上《小说月报》。从开笔写到这里，整整十年。又过了几年，获“百花奖”，颁奖，我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人在塞北，整天钻山沟，进大会堂眼睛都不知往哪瞅。那天我就想：感谢《小说月报》，让我开了眼！往下，我就坚决走这条路了。后来，我四十八岁那年，真的就把官职辞了回家写小说。当时好多朋友都不解。我心说：沏杯茶，拿起一本《小说月报》，你们不知道多舒服。

若干年后，他们都佩服我了，说你早早离开官场，多省心呀。我乐了，说你们若早看《小说月报》，早就觉悟了。

**何申** 本名何兴身，男，1951年生于天津。中篇小说《村民组长》《信访办主任》分获《小说月报》第六、七届百花奖。

# 历久弥香的《小说月报》

作者 / 聂鑫森

春风秋雨，日月流转，不知不觉我已年近古稀了。我常对友人说：“此生与一本刊物结缘时间最长，从中年直到老境，应算《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自1980年创刊，一眨眼三十五年过去了，可她历久弥香，还是那么生机勃勃，一点也不见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湖南文坛十分活跃，小说创作尤引人注目。老友中的莫应丰、叶蔚林、古华、韩少功、叶之蓁、肖建国、张新奇诸君，常在一起谈文论道，且不断有新作面世并被《小说月报》转载。为了能一睹为快，我先是到报刊亭去购买，然后干脆去订阅，为的是尽快了解友人写作上新的动向，从细读中获得收益。

1984年春，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

几位同学，入北京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后改为鲁迅文学院）第八期学习，继而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读书，前后达四年。同学中大多数是写小说的，邓刚、赵本夫、朱苏进、乔良、吕雷、聂震宁、储福金、简嘉、唐栋、姜天民、刘兆林等，皆是风生水起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常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大家在读过后，往往会相聚评说，气氛十分热烈。前来讲小说创作的老师，也往往会以同学新近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为例进行讲评，让人朵颐大快。那种浓郁的文学氛围，至今历历在目。岁月匆匆，同学都是满头华发了，有的却已鹤归道山，如姜天民、吕雷。但他们的履印，依旧嵌在《小说月报》的纸页间，仍可让读者去寻觅、辨认，幸甚矣哉。

因刘书棋兄约写这篇小文，我想起



作家聂鑫森

了不少与《小说月报》有关的往事：在长江的游轮上听时任主编的马津海兄讲评选稿的规则；在江西新余的仙女湖与刘书棋兄凉轩晤谈；还有历任编辑诸君的热情联系……他们为打造这本名刊，付出了可贵

的汗水和心血，因而赢得了作家和读者的广泛赞誉。

我的短篇小说《红月亮》首次转载于该刊，时为1984年10月号，此后陆续被转载的总计有四十余篇。近年来，《小说



“《小说月报》自1980年创刊，一眨眼三十五年过去了，可她历久弥香，还是那么生机勃勃，一点也不见老！”

泡澡》《篆刻名家》，获得《小说月报》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

历年所订的《小说月报》除我读之外，老妻也喜欢读。接着，儿子聂耶长大了，先读大学的中文系，再供职于公安战线，也成了一个铁杆读者。去年秋，他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打电话告诉我：同学中喜欢读《小说月报》的不少，读了还要互相交流体会。

我开心地笑了。

月报》开拓思路，又有了登载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原创版，蒙韩新枝女士约稿，中篇拙作《能不忆江南》《紫与黄》也忝列其中。又因读者青睐，短篇拙作《名角

聂鑫森男，祖籍江西，1948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短篇小说《名角泡澡》《篆刻名家》分获《小说月报》第十一、十二届百花奖。